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讀通鑑論卷十二

衡陽王夫之譏

惠帝

惠帝之愚古今無匹國因以亡乃唐順宗之瘖而無知宋光宗之制於悍妻而不知有父其愈於惠帝無幾而唐宋不亡有人焉耳四顧晉廷之士有可託以天下者平齊王攸之得物情也其能爲慕容恪與否不敢信也傅咸劉毅諫諍之士可任以耳目而未可任以心膂非能持大體者也張華謀略之士可與立功而未可與守正非能秉大節者也託國於數子之手不能救惠帝之危況荀勗馮紵賈

謐楊駿之驕佞挾戈矛以互競者乎傳咸劉毅能危言以
規武帝之失矣賈充之姦與同朝而不能發其惡張華秉
國朝野差能安靜而楊后之廢且請以趙飛燕之罪罪之
依賈謐浮慕之推重而弗能止其邪華不能辭亡晉之辜
矣或曰狄仁傑廁身淫后姦賊之間與周旋而不恥論者
以存唐之功歸之惡知華之非有密用特不幸而未成耳
曰仁傑驟貴於武后之朝當高宗之世未嘗位大國東國
政權固輕矣故不能不假權於武后以濟大難華被武帝
之深知與平吳之大計以開國元老出典方州入管機要
爲天下所傾仰僅託淫邪之黨塗飾治迹而可稱大臣之

職哉體先隳望先矢志先奪求有爲於後幹旋於已亂之
餘其將能乎謂盈晉之廷無一人焉非已甚之辭也夫晉
之人士蕩檢踰閑驕淫悞靡而名教毀裂者非一日之故
也魏政之綜核苛求於事功而畧於節義天下已不知有
名義晉承之以寬弛而廉隅益以蕩然孔融死而士氣灰
穢康死而清議絕名教爲天下所譁言同流合汚而固不
以爲恥其以世事爲心者則毛舉庶務以博忠貞幹理之
譽張華傅咸劉毅之類是已不然則崇尚虛浮逃於得失
之外以免害則阮籍王衍樂廣之流是已兩者交競而立
國之大體植身之大節置之若遺國之存亡亦孰與深維

而豫防之哉故與賈充偕而不慙與楊駿此而不忌如是則雖得中主難持以永世況惠帝之愚無與匹者乎董養升太學之堂而歎曰天人之理旣絕大亂將作誠哉其言之也

惠帝之七年索頭猗也西畧諸夷三十餘國拓拔氏入主中國之也夷狄居塞內乘中國之虛竊爲主於中國

而邊遠之地虛於是更有夷狄乘之而爲主於所虛之地夫夷狄所恃以勝中國者朔漠荒遠之鄉耐飢寒勤畜牧習射獵以與禽獸爭生死故麕獾悍厲足以奪中國膏梁豢養之氣而旣入中國沈迷於膏梁豢養以棄其故則乘

其虛以居其地者又且麤獷悍厲而奪之故劉石慕容姚
苻赫連迭相乘而迭相襲猗也之裔乃養其銳於西北徐
起而收之奄有羣胡之所有而享國以長必然之勢也契
丹入燕雲而金人乘之於東金人有河北而蒙古乘之於
北知奪人而不知見奪之卽在此矣嗚呼其養銳也久則
其得勢也盛其得勢也盛則其所竊也深自拓拔氏之興
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爲中國之
民且進而爲士大夫以自旌其閥閱矣高門大姓十五而
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漢魏徙戎於
塞內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陸陵陵

藉藉以繼進天地之紀亂而不可復理乾坤其將 乎謀
之不臧莫知其 之所極將孰尤而可哉

流民之名自晉李特始春秋所書戎狄皆非塞外荒遠控
弦食肉之族也其所據橫互交午於中國之谿山林谷遷
徙無恆後世爲流民爲山寇皆是也澤潞以東井陘以南
夾乎太行王屋赤白狄也夾淮之藪淮夷也商維淅鄧房
均戎蠻陸渾也夔巫施黔濮人也漢川秦鞏姜戎也潛霍
英六光黃隨均羣舒也宣歙嚴處烏夷也其後以郡縣圍
絀羈縻而附之版圖之餘而人餘於地無以居之地餘於
人因而不治遂以不務耕桑無有定業而爲流民相沿數

千年而不息。緬惟禹之奠下土也，刊山通道，敷其文命，聲教訖乎四海。盡九州之山椒水曲而胥爲大夏，延及三代，納之政教之中而制其貢賦，蓋以治之者，緩之也。殷周斥之爲戎狄，簡其禮薄其貢而侵陵始作，後世附之郡縣版圖之餘畧，其頃畝蠲其征役而爲流民，爲寇盜，乃益猖狂而逞。所以然者，非但驕之而使狠也。其屬繫於郡縣者，率數百里而爲不征不繇不教不治之鄉。其土廣其壤肥鹵莽以耕，滅裂以耘而可以獲有溪泉而不爲之陂池，有澤藪而土曠人稀，爲虎兕蛇虺所盤踞。於是乎苟幸豐年之多獲而一遇凶歲，則無以自食。一有征調，則若責己以不

堪而怨咨離散其鈍者不以行乞爲恥其黠者則以蕩佚爲姦遵義平越建而播州之夷禍平天柱嘉禾新田建而武靖郴桂之寇賊消然則階文秦徽英六隨黃漢雒淮浦奠鄖之可郡可縣者移人之餘就地之曠分畫其田疇收教其子弟定其情達其志使農有恆產士有恆心國有恆財勞費於一時而利興於千載大有爲之君相裁成天地以左右民用夏變夷迪民安土非經世之大猷乎而何弗之講明王作名世興其尙此之圖哉

知事幾察物情者可與謀國乎未可也抑不可以謀身故張華終死而晉以大亂華之決策平吳何其明也執政於

淫昏之廷而庶務粗舉民猶安之何其審也拒劉卞之說不欲爲陳蕃之爲以冀免於禍擲不可不謂工於全身然而身卒殞國卒危者何也智有餘而義不足也華之言曰權戚滿朝威柄不一知此矣而受侍中之位以管機要何爲乎又曰吾無阿衡之任夫旣任不在己矣而與賈氏周旋終始何心乎華嘗爲賈充所忌而置之外如其欲全身而免於罪戾則及此而引去可也賈模賈氏之黨也知賈氏之亡晉而以憂死華且從容晏處託翰墨記問以自娛固自信其智足以游羿彀中而恃之以無懼不清不濁之閒天下有餘地焉以聽巧者之優游乎天下有自謀其身

處於無餘之地而可與謀國者乎故晉之亡非賈謐能亡之華亡之也何也君昏后虐讒言高張寇賊伏莽天下所縣望者唯一華耳劉下進扶立太子之說非不知人而妄投亦舍華而更無可與言者華無能爲矣然後志士灰心而狂夫乘釁棟折榱崩則瓦解而室傾豈更有望哉且華之居勢非陳蕃比也蕃依竇武以圖社稷武不得宦官之腹心爲之內應華則賈模裴頠以賈氏之姻族爲內援以相輔其成也可八九得然而不能者華於賈氏廢姑殺其母之日委順其閒則氣不可復振氣已茶而能有爲者未之有也蓋華者離義爲智而不知不義者之未有能智者

也是非之外無禍福焉義利之外無昏明焉懷祿不舍浮
沈於其閒則更不如小人之傾倒於邪而皆可偷以全身
是以孔光胡廣得以瓦全而華不免若其能敗人之國家
則一也是以君子於其死也不閔之

士有詞翰之美而樂以之自見遂以累其生平而喪之陸
機其左鑒已機之身名兩隕瀕死而悔發爲華亭鶴唳之
悲惟其陷身於司馬穎不能自拔而勢不容中止也其受
穎之羈紲而不能自拔惟受穎辯理得免之恩而不忍負
也機之爲司馬倫撰禪詔也無可貰其死人免之於鈇鉞
之下肉其白骨而遽料其敗速去之以避未然之禍此亦

殆無人理矣故機之死不死於爲穎將兵之日而死於爲
倫撰詔之時其死已晚矣雖然機豈愚悖而甘爲賊鵠乎
謝朝華披夕秀以詞翰之美樂見於當世則倫且資其諛
頌以爲榮蓋有求免而不得者其不能堅拒之而仗節以
死固也雖然不死則賊不賊則死以瑣瑣之文名迫之於
必死必賊之地詞翰之美爲累也若斯虎豹之文來藉遂
將託於不材之樗而後以終天年乎而抑奚必其然邪君
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
也上以奉天而不違下以盡己而不失則其視文也莫有
重焉樂以之自見則輕矣樂以自見而輕以酬人之求則

人不擇而借之以爲美爲人借而以美乎人是翡翠珠璣
以飾婦人也倚門者得借豈徒象服是宜之之子哉嗚呼
苟有文焉人思借之矣遑恤其道之所宜與志之所守乎
班固之典引幸也揚雄之美新不幸也漢明之欲借固與
王莽之欲借揚雄一也李白永王東巡之歌永王借之也
陸游平原園林之記韓侂冑借之也不幸也蔡邕之於郭
有道蘇軾之於司馬溫公幸也然苟借焉幸不幸存乎人
而焉能自必哉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以承天
盡己而匡天下之邪淫者也守己嚴待物以正勿以誨人
勿以悅人爲天下侮幸足爲累而效不才之櫟爲

有必不可仕之時則保身尚矣外患已深國危如綫亟得君而事之身非所恤也權臣擅於下孤主立於上扶弱圖存功雖不立而志不可忘苟非因權臣而進身非所恤也皆可仕也必不可仕而以保身為尚者其唯無天子之世乎所謂無天子者非人逐失鹿天位未定之謂也擇主而奉之以已亂而定君臣之分故張良歸高帝鄧禹追光武允矣卽不然而爲范增之從項羽郭嘉荀攸之依曹操猶足以自見焉唯至於晉惠帝之時有天子而無之人欲爲天子而不相下羣不知有天子而若可以無天子者於斯時也順逆無常理成敗無定勢彊臣林立怙愚以逞逆者

逆順者亦逆也敗者敗成者亦敗也欲因之以事孤危之天子而不能卽欲掖之以爲天子而亦必不得生人殺人而皆操天子之權夫然後納身於狂蕩凶狡之中寄命於轉盼不保之地果矣其爲大惑而自貽以死亡也王戎之免幸也王衍陸機潘岳之死自賊者也顧榮張翰戴淵賀循褰裳而急去之非過高絕人之智也未有無天子而可仕者也

晉有天下初并蜀吳二方之民習於割據之餘未有以綏之也而中朝內亂故趙廌李特張昌石冰乘之以興乃特之子孫竊蜀者數十年而江南早定劉琨之功茂矣哉故